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8923059.

Rating: <u>Mature</u>

Archive Warning: <u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u>

Category: M/M

Fandom: 封神三部曲 |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
Relationship: <u>姬发/殷郊, 姬屋藏郊, 发郊</u>

Character: 姬发, 殷郊

Language: 中文-普通话 國語

Stats: Published: 2023-07-28 Words: 1,694 Chapters: 1/1

## 求凰

by MentionM

## Summary

武王和武王后(x 是登基后的姬发与已经成神的殷郊,同时夹杂了一些少年时候的故事 有车,床上情话有生子提及

武王躺在榻上,剥了一颗葡萄,把那淌着汁水的果肉塞到殷郊嘴里,然后歪在枕上看那人吃葡萄。殷郊的唇很薄,他咽下果肉,抿了一下残留的汁水,然后坐在兽皮上。

武王盯着那薄唇发了一会呆。

殷郊丝毫未觉。

古人常说春困,实际秋季也有困乏之时。武王看着殷郊卸去颈间的披帛,又徐徐解了束带。

他颈间的伤痕倒明显。

武王觉得刺眼,便不再看他。

殷郊脱了漆黑披风,只留一件白色轻裘在身上。那轻裘是由千只白鵺的翼下羽毛织成。武王初登基时,天下广献至宝,其中便有这件轻裘。其时封神榜初开,殷郊被封太岁神,统六十位太岁星君,号曰至德真君。武王遂以此物相赠。

大典时,殷郊前来受封,头顶三花脚踏七星,一派神人模样,武王被那光晕晃了眼,眼前只见无上道法,哪里还有昔日的少年。他记忆里的殷郊是有情绪有爱恨的,一双琉璃似的眼里满溢生机,曾经那么欢喜地望着他,而他现在成了神,外表更加俊美,面上却现出一种无悲无喜的超脱之相。那双眼睛缓缓望向武王,平静无波。

武王本有千言万语,此时却一句也说不出。

殷郊向前迈了一步,恭恭敬敬地向他作揖,又从他手上接过那件白裘,缓慢地朝他笑了一下,道:"来日方长。"

新朝建立,周遭一派欣欣向荣,确实是来日方长。他一笑,依稀又回到了当年在朝歌的时候,那时候少年们无忧无虑,以为人生就是无尽东流的江水,有无限的时间可以消磨。

可江水无尽,人生却不过百年。

武王不语,他的视线穿过面前的殷郊,望向他身后的大臣百姓和神仙,觉得自己肩上仿佛有千钧重。要做这天下的王,也要做天下百姓的王。

他又还有多少时间?

众望所归处,浮云亦遮望眼。

武王收回视线,长久地注视着殷郊。

半晌,殷郊呼唤他时,他才从回忆里回过神来。

"在想什么?"

"在想你。"

"想你大典之时,同我说来日方长。"

"我说的确是实话。"

武王摇头:"你是神仙,我不过凡人罢了。天命可畏,人寿终有尽时。"

殷郊闻言登时皱了眉头:"陛下是天命所归之人,凡人寿数,不应加天子之身。"

武王笑了笑,去刮他的鼻子,戏谑道:"天子亦从天下人中来,殷郊,我又不像你是下凡的 仙子。"

旧日的殷郊一定会着恼,然后两个人会打打闹闹,一直打到王城外面,那时候的殷郊像一匹小狼,带着少年的气性与骄傲。他们打闹的时候,草尚青,月正明。武王想,眼前人终非旧时人。

"可是我确是真心。"

殷郊握上他的手。

一瞬间便好似当年摘星阁下,刀光剑影中的少年毫不设防地紧握他的手,眼中满是担忧:"我走了,你怎么办?"

武王再难自抑,猛地反握住殷郊手背,吻上了他的唇。

爱欲如潮水。

他没料到会殷郊回吻他,仔仔细细,百般缠绵。

于是,得寸进尺。

他顺理成章地剥开白裘,剥出那古铜色的身躯,那身躯还和记忆里一样,强健而蕴含着生机,他突然想让这具身躯留下一些长久的印记。神仙太过缥缈,而凡人总想留住些什么。

他将自己埋入殷郊的身体,抚摸着他那紧实的小腹,咬着他的耳朵:"我们生个孩子罢。"

殷郊愣了一下,道:"我不会。"

"仙家道法神通广大,必然有些办法。"武王又使尘根催了两下,听见殷郊几声呻吟,心猿 意马,随口编道:"昔日帝乙年岁渐长,膝下无子,乃求告三山,设子午道场,七日后,一 白衣男子夜入帝乙帐中,称念其心诚,特来相助,其后便有殷启,为太子。"

殷郊满眼疑惑,被顶得直喘还是回过头来:"此事...此事不曾听父王说过..."

"你父王几时对你说过真话?"

武王一手托着殷郊的脸,又去同他接吻。

殷郊被吻得晕头转向。

热烈的情事唤醒了一些尘封的回忆,那是他成神之前,血与火里的爱恨。

他突然想抓住眼前这人,像抓住他的记忆,他的少年时光,他们过去无数个鲜活的日日夜 夜。

他拼命回头去找他的眼睛,急促地叫他的名字:

"姬发. 姬发!"

姬发将他翻了过来,他觉得自己体内又痛又爽,快要被搅烂了。

但是他看到了姬发的眼睛,以眼观心,那双眼一瞬不瞬,始终望着他。

"好..."殷郊分明的眉眼显出些诚实的局促,"那就...生一个。"

许多年前的朝歌城内,一群劲装少年你推我搡,偷偷摸摸地爬上王宫的宫墙。墙内高阁上,月色正好,一位白衣少年正在调拨琴弦,动作略显生疏。不知谁吹了声口哨,大笑着冲那少年喊道:"仙子,弹琴啦!"

少年立时站了起来,怒目圆睁,冲着宫墙挥拳:"崇应彪,看我下来不揍你!"

随后转头进了里屋:"姬发,我们走!"

两人继续向上攀爬,直到了顶层。夜风阵阵,少年衣袂翻飞,抱琴立于露台,道:"上回听你弹剑而歌,虽不知是什么曲子,却极有韵味。母亲常批评我奏琴时不知曲中真意,这次我奏与你听,你帮我参详参详。"

说罢,调了琴,席地而坐,心无旁骛、板板正正地奏了一曲神人畅。

音律虽准,曲中却无神人之态。

一曲奏罢,眼睛亮亮地盯着姬发。

姬发艰难寻思半晌,方道:"王后说的确是,曲中之意,还需再参透些才好。"

殷郊有些焦躁,放下琴,三步作两步奔到姬发面前:"你上次那支曲子叫什么?不如你来教我,想必还参得快些。"

姬发一下红了脸:"我弹的原也是支琴曲。"

"小时候父亲常奏与母亲听,名叫凤求凰。"

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